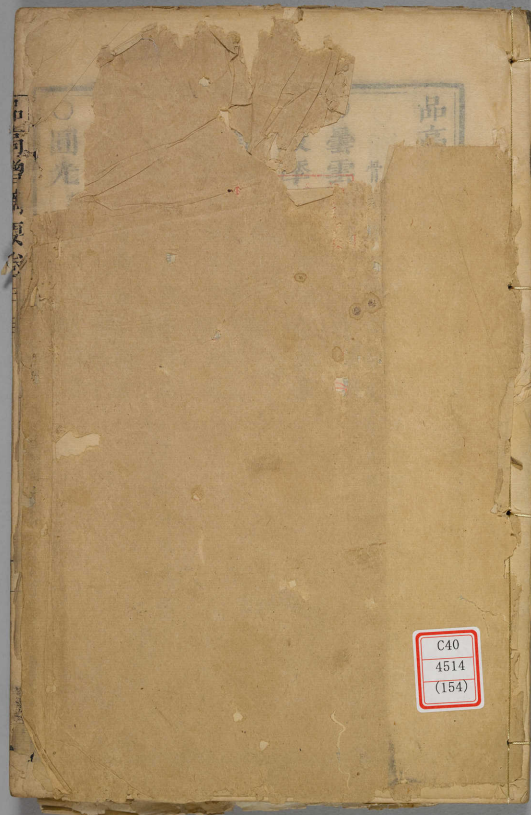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蓋雲山
徵笑塔院后府中永
留此書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上抄謹誌



B 64853

品高僧摘要卷三目

其言孔正。其行不偏。榮華聲香。視之澹然。今之靡
骨望風可憐。品超物外也。疏與肩。

○曇雲 西平 晉 義熙

○跋摩 京西祇洹 宋 元嘉

○道進 高昌 宋

○曇鸞 西河石壁 魏 大通

○法進 益州長陽 隋 開皇
○富上 益州淨德 隋

○法藏 終南紫蓋 隋 開皇

○圓光 新羅皇隆 隋 開皇

○明瞻 終南智炬 隋 開皇

○慧安 嵩嶽少林 隋 大業

○志寬 蒲州仁壽 唐 貞觀
○慈藏 新羅僧統 唐 貞觀

○明導 洛州天宮 唐 貞觀

○道興 益州福勝 唐 貞觀

○光儀 上都青龍 唐 開元

○志賢 太原甘泉 唐 天寶

○圓觀 洛京慧林 唐 大曆
○玄素 潤州幽棲 唐 天寶

○無着 五臺華嚴 唐 大曆

○豐干 天台國清 唐 先天

○遺則 天台佛窟 唐 元和
○天然 丹霞 唐 元和

○齊安 鹽官海昌 唐 元和

○唯儼 朗州藥山 唐 元和

○恒政 兆聖壽 唐 太和
○德成 華亭 紹子

○道旻 九峯

○鑒空 洛陽香山 唐

○恒超 棣洲開元 後梁 乾化

○法聰 襄陽景空 後梁 大
○貞辨 定州開元 後唐

○妙普

華亭青龍

南宋

建炎

○了性

五臺普寧

元至治

○大同

紹興寶林

元祐

○慧日

天竺

明洪武

○應能

橫州壽佛

明建文

○達觀

紫柏

○慈山清

匡山

明

○雪嶠

雲門

明

○林野奇

天童

明

清

○萬如微

龍池

明

清

○

石車乘金粟

明

清

○石奇雲

雪竇

明

清

○

玉林秀巖恩

明

清

○百癡元

金粟

明

清

○

浮石賢天童

明

清

品高僧摘要卷三

武原居士徐昌治觀周父編輯

釋曇霍、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云此是殷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偁檀、假署車騎

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
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
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
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饑
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
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
人旣蒙其佑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迎禮至晉義
熙三年倂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

國跋摩年十四機見僞達深有遠度仁愛務善其母嘗
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啟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
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
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
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尙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
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
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
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
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

麤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
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
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
觀風弘教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至前一日闍婆王母
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跋摩至王母敬以聖
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
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卽奉
命受戒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
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

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
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
王遇流矢傷腳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
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
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
且敵國兇強恃嶮相對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
王不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
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
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

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腳指跋摩又爲呪
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于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
請時京師名德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以元嘉元年九
月面啟文帝求迎跋摩帝卽賜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
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儁等往彼祈請并致書于
跋摩及闍婆王希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
不憚遊方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
峙峰嶺高絕跋摩謂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于山寺之
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聲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

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汚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
有寶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
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此山本多虎災自跋
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捋之而去于是
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
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
因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不獲從志法師旣不遠萬
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
由已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

言令不威若不克已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天命役無勞力使風雨適時寒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方爲弘濟耶帝乃撫几嘆曰夫俗人迷于遠理沙門滯于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俄而于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

衢觀瞻往還肩隨踵接其年九月二十八日食未畢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

釋道進一名法進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邊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畧高昌爲可尅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廻軍卽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求賑貧國蓄稍竭進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受以三歸便掛衣鉢着樹投身餓者前施汝共食衆雖饑困猶

義不忍受進卽自割肉在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咷相屬因輦之還宮周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饑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闌維之烟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卽于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

釋曇鸞廂門人家近五臺山神迹靈恠時未志學便往尋焉備覲遺蹤心神歡悅便卽出家讀大乘經恨其詞

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過半便感氣疾停筆醫療行至汾州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愈前作赴旣方崇佛教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旣達梁朝時大通中通名云北國番僧曇鸞奉謁時所司疑爲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覩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于殿隅卻坐繩床衣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傍無

餘座徑往昇之豎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
畧已標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
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
餘門一無錯誤帝極歎訝曰此千迷道從來舊時往還
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禮
接問所由來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
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
造之鸞尋致書通問及眉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
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

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渡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
所請當爲起廟須臾神卽見形告鸞曰若欲渡者明旦
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帖然安
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爲江神更起靈廟因卽辭
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
提留支鸞往啟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上仙
經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
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卽
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

鸞尋頂受所賣仙方並火燒之自行化他郡流靡弘廣
魏主重之號神鸞興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

釋法進蜀中新繁人在俗精進不噉辛腥在田農作以
鐺乃爲鐘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犁田
地不損蟲蟻一時空中聲曰進開梨出家時到如是四
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
時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叅軍郁九閭長卿往便
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來當申俗法王
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顧曰今

日將你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中道人
有何不來初至吉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射之馬
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襪上山長卿命
侄爲伴餘從並留步至寺所召入至床又見虎在床下
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于相
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
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貧道後來行至望鄉
臺顧視進行已及卽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卽日辭出所
獲觀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

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卽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爲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爲地主。應善問訊。何爲訶責。進曰。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爲弘教。進不畏死。責過何嫌乎。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食麤餅而已。至妃姬受戒後。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有時與僧出山赴食。歛爾而笑。人問其故。曰。山寺淨人穿壁盜蜜耳。及還果如所說。初王

門師慈藏者。爲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捶。僧衆苦之。而爲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爲救濟。答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爾亦大力也。蜀人以大力還甚爲大力返入房。自此藏便息言。僧由此安。以開皇中卒。山年九十有六。

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淨德寺宿。埋一大筵。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錢者。亦不呪願。每于靜路。不入鬧中。狀如五十。雖在多年。過無所獲。有信

心者曰城西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爲答曰一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佯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惟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爲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試耳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卽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

人官歷三代與衆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卽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辭嘆曰此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薊相者從楊州還見之亦埋筵路側顏狀如常

釋法藏姓荀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偏居十歲母亡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常年二十二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從便出俗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明德至醴泉宮武帝躬趨殿下口號鮮卑問訊衆

僧兀然無人對者藏_レ在末行出衆獨立作鮮卑語答殿
庭僚衆咸喜斯酬勅語百官道人身心大獨超群友
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錢二百一十貫由是
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內心念幽林建德二年二月
挾鉢擎函投于紫蓋山山卽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
房高巖之下衣以百衲食以木松三年正月八日遊步
山頂忽遇甘杏十枚卽而噉之旣荷冥資但勤勸業其
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惟藏山居依道
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九月下山

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對武侯府上大夫拓王猛曰
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惟藏在山餘
並還俗藏一身在山林谷爲家居鳥獸爲徒侶草木爲
糧粒然自惟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旣居紫蓋噉食山
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執奏下敕曰朕欲爲菩
薩治化此僧旣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着菩
薩衣冠爲陟岵寺主內史次大大唐怡元覆奏曰天下
衆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于城東面
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

出或作廐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王二
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爲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
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
朕先皇明詔可令遽盡藏曰仰觸聖顏乞刑都市幽顯
同見誠其本心爾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
安詞彌厲十奏旣達帝曰道人怖不內史沛公曰人生
所重無過于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
色乃曰眞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鵝比丘朕不殺無
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菩薩衣冠依前爲陟岵

寺主頻降寵命得繼釋門旣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
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奏勅萬年長安藍田整屋鄠杜
五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勅終未開
弘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
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于虎門六月藏又下山與大
丞相對論三寶經宿卽蒙剃髮賜法服一具雜緣十五
段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
化至十五日令藏共景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八人並賜
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

十二日承相龍飛卽改爲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度者置大興善寺爲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藏戒行貞明禪心鬱茂數人朱門頻登御榻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茯苓棗杏酥油柴炭以爲恒料而性在虛靜不啗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侯將軍素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中冀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任以爲佛寺藏率俗課勵設萬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叅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不可等倫以貞觀二

年終于鄠縣觀臺因殞于阜南雲際寺沙門孝才爲銘
貞石于龕側

釋圓光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卽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而神器恢廓校獵玄儒討讐子史年二十五乘船造于金陵及聞釋宗乃上啟陳主請歸道法有勅許焉旣爰落髮卽稟具戒遊歷講肆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數論徧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綜涉四含功流八定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卽頓絕人事槃遊聖蹤時有信士宅居

山下請光出講。創通成論。未講般若。皆思解俊。徹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名望橫流。播于嶺表。披榛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威。加南國。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恠其異。卽解而放之。光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大言。振續徽緒。本國遠聞。上啟頻請。有勅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

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將終之前。王親執慰。燭累遺法。兼濟民斯。爲說徵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愈。經于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

釋明瞻。姓杜。恒州石邑人。少有異操。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爲進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于鄴下大集寺道塲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藏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住相州法藏寺。

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勅
召翻譯任大興善衆觀德望可宗舉知寺任大業二年
帝還京室在于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染朝憲者事
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時然抗禮下勅責
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于時黃老士女初聞卽拜唯釋
一門儼然莫屈時以瞻爲道望衆所推宗乃答曰陛下
必欲遵宗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
合敬俗勅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爲何致拜瞻曰宋氏
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

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爲不拜如此者
五黃中之族連拜不已唯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
叙曾無憚懾帝乃問向答勅僧是誰錄名奏聞便卽視
擬戮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先登雖達申
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勅于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
再遣束帛特隆常准後迴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
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爾下勅令住禪定衆以
瞻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爲知事上座整理僧務大
唐御世爰置僧官貞觀之初以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

召入內殿躬昇御床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民
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以慈救爲宗帝大悅因卽下勅
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一時七處同
建如幽州昭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洛州昭
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京送役隸皆因瞻
之開發也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
隱焉京輦歸信遠趣于林少時遇疾乃曰吾命極矣可
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訣房
杜僕射舉朝畢集具賁助供輓錫山積瞻通大捨懺辭

告別卽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住想觀西方心
道明利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
亦至顏貌怡然奄爾逝春秋七十

釋慧安姓衛荊州支江人安性寬裕不染俗塵修學法
門無不該貫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饑殍相望安
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煬帝聞之詔安遂潛
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
頭陀法貞觀中至蘄州禮忍大師遊終南山石壁而止
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四十里外

皆苦青女之災。天皇大帝聞而召焉。安不奉詔。永淳二年。至滑臺草亭。居止中坐繩床。四方坦露。勅造寺以處之。號招提。却還家鄉玉泉寺。時神秀禪師新歸寂。咸請住持。安弗從。命天后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扃衛森森。和鈴缺缺。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教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曰。何不記耶。曰。生死之身。如循環。無起盡。何用記爲。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閒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

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中宗神龍二年九月。勅令中官賜紫袈裟并絹。賜號安并靜禪師。入中禁受供施。三年。賜摩納一副。便辭歸少林寺。至景龍三年三月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歲。火焚收舍利八十粒。內五粒紅紫色。進內餘散施。隨力造塔。

釋志寬。姓姚。蒲州河東人。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以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爲心要。東西訪道。無釋寸陰。生常履信。言行不乖。嘗以遊學長安。詣市

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于此便付直還寺爲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于人豈有人而垂信至期果獲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實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就而尉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含梁將折卽令柱之得免其命性好瞻病無憚遠近又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舉迎房中躬運經理後于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此相數現猛以開務誘引弘濟爲業屬煬

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應斯榮命會臬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役于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輦送初不懈息同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末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卽散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臥于道側泣而哀焉卽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大發物情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

路或數百爲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爲神聖。禮覲相仍。或至十萬。二十萬者。皆卽散盡。了無資已。告施者曰。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爲散之。令從用有在耳。兼又輕生。疎素弊服。一經履御。愛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逢儉歲。躬煮糜粥。親惠饑餒。銜泣說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氎。或割或減。用充貧乏。貞觀之初。還返蒲晉。緇素慶幸。歡詠如雲。

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部遇旱。諸祈不遂。寬爲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來蘇。號爲一代佛日。以貞觀十七年夏五月十六日卒。于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釋慈藏。姓金。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東方辰韓國也。藏父名武林。官至蕪判異。北唐一品享高位而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卽有娠。以四月八日誕。年過小學。

神睿澄簡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
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
子爾隻身投于林壑羸服草屨獨靜行禪時或樊睡遂
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袈
昏漠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勅往山所
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
生使者懼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主愧服焉放令出家
任修道業卽又深隱外絕來往糧粒固窮以死爲命便
感異鳥各啣諸果就手送與鳥于藏手就而共食時至

必爾初無垂候常懷戚戚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
死遂于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
爲利益衆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
藏于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唯曰
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啟本王西
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
至京蒙勅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旣
積賊者將取心顛自驚反來露過便受其戒有患生盲
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

樂棲靜。啟勅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岬之上。架室居焉。旦夕入神歸戒。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旣而入京。蒙敕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本國請還。啟敕蒙許。引藏入宮。賜衲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于弘福寺爲國設大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敕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凋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并諸妙像。旛花蓋具。堪

爲福利者。實還本國。旣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于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敕藏爲大國統。任王芬寺。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于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霏靄。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彌遠。藏屬斯嘉運。所有衣資。竝充檀捨。唯事頭陀。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乃與諸宰。詳評紀正。一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

冬總試令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誠厲說法嚴飾佛像管理衆業鎖以爲常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中鉢大衆悲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華中外革藏唯歸崇正朔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唯唐儀

釋明導姓姚吳興人幼叶雅調與衆不群隋末喪亂二親崩歿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勒戒檢以貞觀初行達陳州逢敕簡僧唯留一導以德聲久被遂應

斯舉雖蒙榮聞意所遺之乃嘆曰出家弘濟豈滯一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爍礪二師座下餐稟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龍朔二年道行風彰奉敕別住東都天宮寺叅德元年上造老子像敕送芒山仍令洛下文物備列時長吏常季威妄托天威黃巾扇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縣五衆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尅日齊舉導出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旣無別勅不敢聞命威大怒曰

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人脫導袈裟將行禁効導曰
袈裟勅度所着非勅不可妄除無勅令僧送道所以不
違國命威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卽挺身獨立
預是僧尼同時總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反導應聲語
六曹官人曰長吏總召僧尼唱反此則長吏自反衆僧
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
謝而止因僧大集檢試度人天宮餉食過中乃至僧有
不量時景者取而進噉導曰諸大德並佛法遺寄天下
楷模非時之食對俗而噉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妄聖

凡一至于此衆並愧之因索水清漱月餘不食悲慨正
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年六十餘東夏英髦
一期咸集

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年十九決
意詣大光寺僧衆愍之二親苦求衆爲解喻便許剃落
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橫死者山積興爲沙彌語諸徒曰
人身難得持戒第一母爲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沒
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爲至孝逐母至
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恠賊路兇險何因

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于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爲徵心要術自舜沒後接講律筵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衆聽者垂泣四遠來投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卽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

寺主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床鬼退爲受三歸已爲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暮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于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

明如語一室並爲金色以顯慶四年月日終于福勝春
秋六十有七

釋光儀姓李本唐宗室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欲復本
朝中興帝道不克天后族誅之儀方在襁褓中乳母負
之而逃後數年則天竊聞瑯琊有子在民間購之逾急
乳母將至扶風界中鬻女工以自給儀年八歲狀貌不
群神悟超拔乳母疑遭貌取而敗且極憂疑乃造布襦
置錢于腰腹間於桑林下告之令去敕搜不慢吾慮俱
死無益于事汝聰穎必可自立或一旦富貴無忘老姥

言迄對泣儀慟不自勝乳母從此而逃矣儀茫然行至
逆旅日暮尋逕擬投村墅遇一老僧呼曰爾小子汝今
一身家已破滅將奚所適儀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
閑曠且無憂畏小子欲之乎儀曰素所願也老僧因携
其手至大樹陰令禮十方佛歸依常住佛法僧已因削
其髮又出袈裟以披服之小大稱其體其執持收掩猶
如幾夏比丘老僧喜曰此習性使然善持僧行遂指東
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汝爲
其弟子也言畢老僧欬然亡矣方知聖僧也儀如言趨

品高僧傳 卷三
三
彼寺主駭其言因留之經十年儀已洞明經律善其禪觀屬中宗卽位唐室復興敕求瑯琊王後儀方向寺僧言之時衆大駭因出詣扶風李使君卽儀之諸父也見之悲喜乃舍之于家方以狀聞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齒相侔一見儀而心悅願致情曲儀恐憚而避焉他日會使君夫人出其女靚粧麗服從者越多來而逼之儀固拒百端終不屑就給之曰身不潔請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具湯沐女出因閉關女還排戶旣不得入自牖窺之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有于此根故爲慾逼今若

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勢投之于地儀亦悶絕戶旣不開俄而使君夫人俱到女實情具告遂破戶視之漸蘓命醫工昇歸蠶室以火烧地苦酒沃之坐之于上以膏傳之月餘瘡愈使君奏儀是瑯琊王子有勅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優賚豐洽詔襲父爵儀懇讓誓願爲僧確乎不扳中宗勅令領徒任置蘭若自恣化方儀性好終南山因居法興寺於諸谷口造庵寮蘭若凡數十處道聲馳遠談說動人或山行十里間緇素侍者常數千百人迎候瞻待儀恒居寂定或言將來事

以决吉凶必無差忒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囑累弟子當謹護身口勿事諠譁祖師意無別事靜則眞法現前此外提唱皆不獲已言極激切因北首而臥枕肱右脇著席而亡

釋志賢姓江建陽人夙心剛整幼且成規旣出家尋加戒品抗節修心不違律範大寶元年於本州佛跡巖承事道一禪師汲水拾薪惟務勤苦遊方見金華山赤松洞是黃初平叱石羊之地鬱林峻嶺泉湖百步許意樂幽奇旣棲巔頂野老負香粇蔬茹以供之時天大旱賢

望空擊石曼罵諸龍曰若業龍無能爲也其菩薩龍王胡不遵佛勑救百姓乎敲石纔畢霈然而作發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德列請爲大寺功德之師賢悚然不顧明日遂行登五臺尋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請學禪理者繼至

釋圓觀居於洛宅率性疎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此外施爲絕異且通音律大曆末與李源爲忘形之友源父慳居守天寶末陷于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但日給一器隨僧衆

飲食而已。如此三年，忽約觀遊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不願歷兩京道。」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襦，負罌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笑。」獨泣爲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托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尙未解。唯以吾未來，故今旣見矣。命有所歸，觀死，孕婦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

氏厚樊觀。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眞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杳爨前去，詞切調高，莫知所謂。歎曰：眞得道之僧也。咫尺懸隔，聖凡路殊。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隨僧齋食。」
釋玄素，字道清，姓馬，潤州延陵人，生有異度，求歸釋門。

父母從之。出依淨域。以如意年中。始奉制度。隸名於江寧長壽寺。進具。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因事威禪師。伏形苦節。寒暑不易。貴賤怨親。曾無喜愠。時目之爲嬰兒。行菩薩道。王侯稽首。不爲動搖。顧世名利。猶如幻焉。忽一日。有屠者來禮謁。自生感悟。懺悔先罪。求請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士庶驚駭。稱異。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瞻仰。如想下生。楊州僧希玄。請至江北竊而宵遁。黑月難濟。江波淼然。持舟擬風。俄頃有白光一道。

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相慶。佛日再輝。傾州奔赴。會于津所。人物拒道。間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山丘。略不予其懷抱。令悉充悲田之費。

釋無著。永嘉人。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留神大道。約志遊方。抵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師。研習華嚴之教。大曆二年。入五臺山。欲觀聖人境界。五月到華嚴寺。掛錫于堂中。啜茶。見老僧寢陋。據牀。問曰。子從南方來。還賞數珠。請看。著乃躬度之。廻視之間。失僧之所。于時神情慄恍。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覩石曰。木杵。後得入聖寺。

獲見聖賢我願止此其爲快乎次由般若經樓見吉祥
鳥羽毛蒨絢雙飛于頂上望東北鼓翼而去明日有白
光兩穗入戶悠颺少頃同房僧法等見而驚惟言曰此
何祥也願再現斷衆生疑尋覲光如前因往金剛窟望
中致禮方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翁古貌瓌形
服麤短褐曳麻履巾裹甚異著乃迎執其手問從何來
翁曰山外求糧問在何地云求糧用在臺山翻質著云
師何戾止答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隨喜翁曰師困耶
答曰否曰旣不困憊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沉胡可惟

哉曰師若昏沉可去啜羹羹翁指東北見精舍相距數
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蹣躑而隨至寺門喚均提三聲童
子應唯開闔年可十四五垂髮齊肩衣褐襦牽牛入寺
見其地盡是瑠璃堂舍廊廡皆耀金色其間華靡非人
間之制度翁踞白牙床指錦墩揖著坐童子捧二甌茶
對飲畢擎玳瑁器滿中酥酪各賦一匙著咽之如有所
證豁然悟宿事焉翁曰師出家來何營何慮乎答曰有
修無證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時求何心
著云求大乘菩提心曰師以初心修卽得又問齒顰幾

何云三十一翁云師年三十八其福根芟植此地而榮茂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厥足吾年老朽從山外來困極欲偃息也著曰請寓一宵可乎曰不可緣師有兩伴相隨今夜不見師歸憂愁曷已此乃師有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有何執處雖然有伴不顧戀他又問持三衣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強緣佛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從急護翁拂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偈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

塔寶塔寃盡碎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著俯聽凝神謝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容入智門敢忘指決翁喚均提可送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腰與童子駢肩齊步至金剛窟反問著云伊何窟乎曰先代相傳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有何字著惟忖少選曰金剛下有般若童子吮爾適入者般若寺也著携童子手揖顧而別童子瞠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縞帶與玉玦乎童子遂宣偈授云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真常偈終恍惚

之間童子及聖寺俱滅唯見山林土石悵悵盈懷歔歔不已

釋豐干剪髮齊眉布裘擁質人或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道歌衆皆宗重後于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相類風狂言則多中先是國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于僧厨執麈麈訖二人晤語潛聽者多不體解時間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苦頭疼醫工寡効干造云其自天台來謁使君丘告之患干曰君何慮乎便索淨器

呪水噴之斯須覺體中頗佳問丘異之乃請干一言定此行吉凶干曰到任記謁文殊問丘曰此菩薩何在曰國清寺厨執麈洗器者是及入山寺問曰此寺曾有豐干禪師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卽經藏後今聞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問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歎嗟乃入厨見二人燒柴木有圍爐之狀問丘拜之二人連聲咄吒後執問丘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手褻之若嚶孺呵呵不已行曰豐干饒舌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

寒山子者風狂之士隱天台豐縣西七十里號為寒
曉二巖每于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為定止時來菜園清
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眾僧殘食菜滓斷
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
行或時吐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
身撫掌呵呵徐退然發辭氣歸于佛理初間丘入寺訪
問寒山沙門道翹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
笑做出寺間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
倡言曰賊我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
各遺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踪跡乃令僧道起尋
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聖人家屋壁所抄
錄得二百餘首今編成一集人多詆訕後曹山寂禪師
注解謂之對
寒山子詩

拾得者豐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遂
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委問揣倪云
無舍孤棄豐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或人來認必
可還之後沙門靈相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于一日
見其登座與像對樂而食復呼橋陳如曰小果聲聞傍
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靈燭咨尊宿等罷其堂任
且令厨內滌器洗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滓俾寒山
來負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鳥所取狺
積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
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
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
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又于
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
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
曰風人何以喧得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
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
而過舉眾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
翹纂錄寒山文句于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

山集

釋遺則姓長孫京兆長安人則弱不雜俗恬恬終日而無所營始從張懷瓘學草書獨盡筆妙雅耽經史猶樂佛書一朝捐家業從牛頭山六祖慧忠傳忠之道精觀久之以爲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物也遂南遊天台至佛窟巖蓋薜荔薦落葉而尸居飲山流飯木實而充虛虎豹以爲賓麋鹿以爲徒兀然如枯其後剝木者見之轉相告有慕道者曰道者未有子弟相率爲築室圖佛安僧蔚爲精舍元和已來傳則道者又

自以爲佛窟學

釋天然少入法門謁見石頭禪師躬執麈三年始遂落飾後於嶽寺希律師受戒法造江西大寂應答雅正大寂甚奇之次居天台華頂三年又禮國一大師元和中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爲物外交後於慧林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禦之人或譏之曰我茶毗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元和三年晨過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無寺僧留守異之乃奉束素衣兩襲月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

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入南陽丹霞山結庵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浴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劉軻撰碑敕謚智通塔號妙覺

釋齊安姓李實唐帝系深避世榮終祕氏族安在胎母夢日兆祥既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終之業其在斯乎及卯角亟請出家父母順從遂依本郡雲琮禪師年滿登具乃詣南嶽智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後聞南康龔公

山大寂禪師隨化度人累足振錫一日造焉大寂欣其相依持論不倦及其蛇去安盡力送終元和末安春秋已逾七十而遊越之蕭山法樂寺時海昌有法昕者緇林翹楚於放生池墮廢地肇葺禪居請安主之四海叅學者麇至道化之盛翕然推伏安懸知宣宗皇帝隱曜緇行將來法會預誠知事曰當有異人至此禁雜言止橫事恐累佛法明日行腳僧數人叅禮安默識帝遂令維那高位安置禮殊他等安每接談話益知貴氣乃曰貧道謬爲海衆圍繞患齋不供就上座邊求一供疏帝

爲操翰攄辭安覽驚悚知供養僧賁去所獲豐厚殆與
常度不同乃語帝曰時至矣無滯泥蟠囑以佛法後事
而去帝本憲宗第四子穆宗異母弟也武宗恒憚忌之
沉之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潛施拯護俾髡髮爲僧縱之
而逸周遊天下險阻備嘗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楊公
諷宰臣百官迎立聞安已終愴悼久之勅謚悟空以御
詩追悼建塔焉

釋唯儼姓韓絳縣人童亂慷慨敏俊逸群年十七薙染
慧照禪師大曆八年納戒於衡嶽希操律師所乃曰大

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于布巾耶遂謁石
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焉一夜明月陟山巔大笑一
聲聲應豐陽東九十許里其夜豐陽人皆聞其聲盡云
是東家明辰展轉尋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
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邇喧傳元和中李翱爲考功
員外郎坐李景儉謫出爲朗州刺史翱開來謁儼遂成
警悟又初見儼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
褊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儼乃呼翱應唯曰太守
何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曰何謂道耶儼指天指淨

錡曰雲在青天水在錡。翱于時暗室已明。疑氷頓半尋。有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錡。又偈。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儼于大和二年合掌而寂。

釋恒政。姓周。平原人。未入法前。幼入鄉校。見佛經。耽味不捨。就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受誦經法。旣登戒已。問道于嵩。少決了無壅遁跡。三峰放蕩。自在無幾。入太一山中。甫行風教學人。螳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蜃蛤。

一日御饌中盈杵而進。有擘不張呀者。帝觀其異。卽焚香祝之。俄爲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遂至于金粟檀香合。以玉繇錦覆之。賜興善寺致禮。始宣問群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知。惟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聞終南山有恒政禪師。大明佛法。傳聞強識。詔入宣問。政曰。貧道聞物無虛應。此乃啟沃陛下之心耳。故契經中。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

法了皇情悅豫得未曾有。敕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因留政內道場中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至武宗卽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烏可已乎哉。後終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船子德成節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泊離藥山。乃謂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余率性疎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

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至秀州華亭。泛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上座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不須說。請和尚卻往華亭。船子和尚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

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
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
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
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
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桄打落水中。纔上船。師
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
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
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
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

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乃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
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
汝今旣得。但向深山裏。鑊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毋
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
豎起桄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舟入水而逝。

九峯道旻禪師。時石霜慶諸禪師。歸寂。衆請首座繼席。
九峯曰。須明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意。峯曰。先師
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
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卽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

去座曰這個祇是明一色邊事峯曰元來未曾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未斷座已脫去峯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釋鑑空姓齊吳郡人少小貧苦惟勤于學元和初遊錢塘屬其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蓋以空未爲僧時名君房也梵僧

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饑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饑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赴赴貴

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入唯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事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坐于饑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麁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偏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于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

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遊名山。愈高苦節。

釋恒超。姓馮。范陽人。祖父修儒。而家富巨萬。超生而聰慧。年十五。早通六籍。猶善風騷。忽一日。因閱佛經。洗然開悟。乃歎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真乘。可登運載。遂投駐蹕寺。出俗。晝夜進修。而屬師亡。遵釋氏喪儀。守禮無怠。梁乾化三年。住五臺山。受木叉戒。由是遠求名匠。阻兩河間。乃止于本州。魏博并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計七本。龍德二年。掛錫于無棣。超曰。此則全齊舊

壞鄒魯善鄰遂止開元伽藍東北隅置院講諸經論二十餘年宣導各三十餘徧齊魯之間造秀不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覩超容傍聽議論叅乎子史證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以詩一首辭新理妙皆悉歎降時郡守李君素重高風欲飛章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筆爲詩云虛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傳經論死不榮利名生猷樹遮山色憐窓向月明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復令人勸勉願結因緣超確乎不振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

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年二十五東遊嵩嶽西涉武當所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竚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

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卽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敕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于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

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遂表奏聞敕徐摘就所住處造靈泉寺聰住禪堂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乞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于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荆川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都確乎不許後至廬阜驃騎威王因從受戒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潛泝西上遁

隱荆部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請
下都固辭不許武陵上蜀從受歸戒及宣帝末臨亦同
前敬聰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
樂冥發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

釋貞辯中山人少知出塵長誓修學暇則刺血書經又
鍼血畫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嘗因行道困息有二天
女來相撓惱辯誓之曰我心匪石以神呪却之自此道
勝魔亦無蹤辯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時中山王氏與後
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覘間者并州城內不容外僧辯

由此驅出遂于野外古塚間宿會武皇帝畋遊塚在圍
場中辯固不知方將入城赴講見旌旗騎卒縮身還入
穴中武皇疑令擒見問其故遂驗塚中敷草座案硯疏
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時曹太后深加仰重辯訴于太
后曰止以學法爲懷久在王宮不樂如桔槔耳武皇縱
其自由乃成其業

釋妙普號性空漢州人久依黃龍死心密受心印品格
高古氣宇宏邁因慕船子遺風抵秀水結庵于青龍之
野別無長物唯吹鐵笛以自娛好吟咏嘗賦山居詩云

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尙餘塵百身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示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賊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意殺戮。民懼逃亡。普聞嘆曰。衆生塗炭。吾盍救之。乃荷策而行。直詣賊所。賊見偉異。疑必奸詭。詢其來處。答曰。禪者。問何所之。云往密印寺也。賊怒欲斬。普曰。大丈夫要頭便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孰當爲我文以祭。賊笑不答。普索紙筆大書曰。嗚呼唯

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尙饗。遂舉筋飭肉。賊徒大笑。食罷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

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於是民之廬舍少長無恙僧問旣見佛爲甚不拜普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冬自造大盆鑿穴塞之修其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奠矣壬戌持至普尚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驚胡不索性去只骨向人說普笑曰遲兄證明耳徧告遐邇衆集普示法要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奠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是誰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

少人唱遂趺坐盆中口吹鐵笛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普去塞厚其水洄流衆擁觀水涓滴不入乃乘流而往歌曰六十餘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人望目斷尙聞笛聲嗚咽于蒼茫之間遙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泣競圖像事之後三日見于沙上趺坐如生道俗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有二鶴徘徊空際火盡始去塔于青龍庵釋了性號大林武氏子也宋武公之後以謚爲姓少卽好學聰睿天啟初依安和尙薙髮登具戒歷諸講席精

三藏後遇真覺國師啟迪厥心旣而周遊關陝河洛
襄漢訪諸耆德如栢林潭關輔懷南陽慈諸公皆以賢
首之學著稱一時性悉造門領旨及歸復從真覺至五
臺未幾真覺化去遂北遊燕薊晦迹魏闕之下優遊江
海之上與世若將相忘成宗徵居萬寧聲價振蕩內外
至大間太后勅寺臺山曰普寧延居爲第一代足跡不
入城隍不謁權貴人或忌之性聞嘗曰予本以一介苾
芻蒙天子處之以巨刹惟乃夙夜弘法匪解圖報國恩
不暇餘復何求雖有藏倉毀沮之言其如青蠅止棘樊

耳顧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則納履而去何往而不可
也時元世因尊寵西僧其徒衆甚盛出入騎從擬若王
公天下名德諸師莫不爲之致禮師惟長揖而已顧謂
衆曰吾聞君子愛人以禮何可屈節自取卑辱苟爲之
屈非諂則佞識者高尚其義至治改元九月三日示寂
塔于竹林之墟謚曰弘教

釋大同字一雲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樵母陳氏姪十
月父晝坐堂上忽見龐眉異僧振錫而入父起揖曰和
尙何來曰崑崙山竟排闥趨內急追聞房中兒啼聲父

笑曰吾見得非再來者乎母歎曰是子般若種也命入會稽崇勝寺薙髮聞春谷法師講清涼宗旨往依之盡得其傳又謁古懷肇公精四法界觀因春谷移主寶林乃謂師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于麈尾但益多聞縛于知見誠非見性之本宜潛修而滌之于是命出錢塘謁晦機熙禪師見其揮塵之間師之夙習見聞一時蕩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晦機深嘉其志又聞天目中峯法道之盛往叅便有終焉之意中峯一日召而勉曰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

足以張之母久滯此特書偈讚清涼像付以遣之師大喜曰吾今始知萬法本乎一心不識孰爲禪又孰爲教也還寶林復侍春谷且告中峯之意谷隨命分座講雜華經時宋官徐天祐王易簡相與崇獎聲光煥著郡守范公憐春谷臘高欲風之讓席乃設伊蒲親與師言師毅然動容曰其所貴乎道者在師弟之分耳分明可以垂訓後學苟乘其毫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爲哉明公固愛我使陷于名義實傷之也范不覺避席謝曰吾師誠非常人豈吾所能知也延祐初出主蕭山淨土寺次遷

景德元命住嘉禾之東塔隨改寶林乃放終南草堂故事闢幽舍招來俊人故天下學者莫不擔簦蹕屨集其輪下至正初賜佛心慈濟妙辯之號併金襴僧伽衣元臣忝不華守越苦旱力請師禱師薰臂香于玄度塔下雨卽大澍至太祖高皇帝御極設無遮大會于鐘山召師入見武樓師時年八十免拜跪次日賜宴禁中事竣賜內庫白金數鎰并珍物榮其歸師持律甚嚴一鉢外無長物惟有書史五千餘卷洪武二年十二月內示微疾次年季春十日登座說法辭衆歸方丈端坐而化世

壽八十二僧臘六十有五闍維徵異甚多建塔于竹山所著有天柱稿寶林類編各若干卷

釋慧日號東冥天台賈氏子卽宋相賈似道之諸孫及似道責戍師尙幼志求出家依縣之廣嚴寺平山和尚落髮受具年二十二聞栢子庭講台教于赤城師趨座下未幾能領大義子庭歎曰投丸于峻坂不足以喻其機之疾也吾道藉子大昌乎一日假寐恍見竹橫地下竹上凝者白粥粲然師臥地食之旣覺言于子庭庭爲解曰竹與粥同音子得就地而食殆非緣在上下天竺

乎于是渡錢塘謁竹屋淨法師于上竺命典客察掌堂
僧籍竹屋化去時湛堂澄公繼其席延師居後堂年餘
出主吳山聖水元至正四年住薦福歷三稜下天竺災
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寺宇告成王潛爲之記四年遷
上竺師知緣在夙夜罔怠凡寺中所制一重緝之元順
帝聞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併金襴衣以徵之十六
年退隱于會稽巖壑間人無識者元相達識帖穆爾遣
使物色得之力請還山凡兩住上竺二十五年至於明
朝太祖洪武二年詔赴蔣山佛會命禮部給饌明日召

見奉天殿百僚咸集僧若魚貫惟師臘最高朱顏白眉
班居前列上親問昇濟沉冥之道師備奏稱旨太祖顧
謂僧衆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餐優遊沉埋歲月如金剛
楞伽心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今有不通者
當質諸白眉法師自後召見太祖但以白眉呼之而不
名也嘗與別峯同法師金碧峯禪師輩賜食禁中因奏
瓦棺寺隋知者大師釋法華之所不可廢太祖命就天
界別建室廬以存其跡詔師開山說法五年孟春復于
鍾山建水陸大齋命師說毘尼戒太祖親率百僚臨聽

事峻辭歸上竺謝院事日修彌陀懺以臻淨業十二年秋七月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芬芳襲人寤告衆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後四日跌坐合爪而寂世壽八十九僧臘七十三越十日奉全身藏于寺之西峰妙應塔院

釋應能偽姓楊實建文君也太祖之嫡孫懿文太子之長子封皇太孫諱允炆生時頂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太子與侍太祖命新月詩太子吟云昨日嚴陵失釣釣誰人移上碧雲頭雖

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洲太孫吟云誰將玉指甲拍破上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大漸乃授以小篋封鑰甚密戒於急難方開是年五月十六日卽位年二十有三年明年改元建文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講周官禮變更太祖舊制于是諸王多不遜服乃曲加恩禮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議削諸王之權謀者先燕命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察燕動靜遂逼燕起靖難師南討黃齊建

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門帝縱火焚宮啟太祖遣
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剃刀袈裟緇服遂削髮自御溝
出遁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雲南復闖入廣西橫州南
門壽佛寺居十五年陞座演法歸者甚衆所至成大法
席人不知是帝也復往南寧居一蕭寺衲子雲集師爲
隨緣開示一衆歡然久之至思恩州立於當道值知州
出從者呵之師言我是建文皇帝也自滇歷閩至此今
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巡按御史聞于朝賜號老佛命
驛送至京師乃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

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

影暗昭陽殿

裏雨

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

休及至京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使審

之師見亮卽呼曰汝非吳亮耶曰不是師曰我昔御便

殿曾棄片肉于地汝伏地飮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

慟已而取入西內供養卒于宮中

釋達觀句曲沈氏子十七剃髮遊方聞誦張拙偈至斷

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大疑一日齋次忽悟

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遊京師因神宗皇帝手書金剛經汗下清紙疑更當易
函遣近侍質師師進偈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
藏從此放光帝大悅癸卯秋忽妖書發帝見章奏甚憐
之法不能免因逮及拷訊時神色自如抵死不屈臘月
五日入獄法司定罪論死師說偈曰一笑錄來別有因
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枷花開不待春
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說偈端坐
而逝

觀于五臺山果載藏經板至徑山重刻
書本轉發楞嚴寺流通洵莫大之功也

釋憨山德清金陵全椒蔡氏子母感異夢而生年十二

禮京之報恩西林師薙髮十九受具聽講華嚴十玄門
至海印森羅常住處有得遂遊方與妙峰爲友初叅遍
融乞指示融默然直視以接之尋閱肇論至梵志出家
白首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猶昔人非
昔人也忽悟乃曰今日始知鼻孔向下時妙峰見之喜
曰何所得耶師曰夜來兩箇鐵牛鬪入水中去也至今
絕消息峰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又叅笑巖巖問你從
何處來曰南方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巖曰
子却來處分明師便禮拜住東海半山聞望籍甚皇太

后李特禮殷重焉。後遭無妄之謗。假道士奏論于神宗皇帝。朝中宰輔多深惜師。遂蒙聖旨矜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至韶陽禮祖。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爭變化。源頭一脈尙冷然。越十有一年丙午。皇長孫生。恩赦免戍。復留曹溪。往來端州。元載始還僧服。丙辰冬。過江右之雙徑。爲達大師秉炬。緇素駢集。山谷爲之喧動。後抵匡山。韶陽郡守力請居曹溪。師曰。曹溪是吾昔日所欲修緝也。遂杖錫遍行度嶺。吟曰。五雲一望入南安。萬疊千洞六六灘。行到水窮

山盡處。梅花無數領頭看。越明年癸亥。忽告衆曰。緣與時遣化將焉托。一期事畢。吾將歸矣。索浴更衣端坐而逝。塔全身于韶之南華寺。南二里天子峒。迎歸匡山。歷二十餘載。地濕蟲蟻半蝕其龕。請歸曹溪。途中弟子輩因龕縫覩師狀貌如生。髮爪俱長。以金漆其身。造寺供養。稱肉祖云。

釋雪嶠圓信。鄞縣朱氏子。二十九歲出家。行腳無有人處。後訪秦望山妙禪山主。主舉他心僧因緣。一僧叅曰。那裏來。僧曰。天竺來。他心曰。我聞有三天竺。你那一竺。

來速道速道師自是疑情頓發次日曳杖至石頭上高
提曰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忽前後際斷返天台擡頭見
古雲門三字大悟途中作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腳根
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見得他時打斷筋因入
雙髻誅茅次叅雲棲龍池出世日拈香供雲門匡真偃
禪師後東塔開堂又供龍池示疾書偈曰小兒曹生死
路上須逍遙皎月氷霜曉吃杯茶坐脫去了塔全身于
雲門

萬如禪師語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人間天上本無所

拘卽此物非他物南北東西毫不差千聖從來同一脉
若也向外苦馳求奔到驢年恐未歇回光反照無多子
黃檗棒頭曾漏泄知音須是個中人不是知音莫饒舌
總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截斷諸方爛葛藤指出
當人活潑潑貴乎直下便承當佛祖直教眼裏屑祇如
直指本分一句作麼生道夜半碧雲籠古殿天明海岸
送金烏

釋林野姓蔡長樂人生卽絕腥依本里金鍾寺道然本
然兩叔出家志存釋典離蜀之江南入講肆大明天啟

丁卯息肩當湖會毛俞諸公于德藏齋頭談楞嚴卽留掩關閣藏適友送密雲師語錄展卷至叅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頓覺疑情猛發寢食俱亡至庚午春密老人過當湖因遣護關子傳話囑云教他關中莫妄想此心益疑不覺失足墮樓如夢忽覺便會一念求生前的道理遂破關走姑蘇見密師于清涼庵力爲叅究時老人舉世尊初生便解指天指地汝諸人猶向老僧擬計甚麼碗拽拄杖一時打散自此全身脫落深徹棒喝之旨乙亥冬于素履黃公園中付拂

釋通乘號石車金華朱氏子二十六歲依天真爲僧雲門稟具閱六祖不思善公案有省遍叅知識後謁天童於金粟童問那裏來師曰雲門童曰幾時起身師打圓相童曰莫亂統師曰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童曰旣千里同風又來作麼師翹左足童曰未在師翹右足童曰錯也師曰風吹別調中童休去入室次童舉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拂袖便出次繼席金粟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捧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

渠纖毫不立。垂手人間。和光化物。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

釋通忍號朝宗。常州陳氏子。弱冠出家。謁天童於金粟。茫無所入。遍禮諸方。後隨童赴育王。請寺碑有刻大千。禪師垂語云。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被童逼拶。坐臥不安。經兩旦。驀然除去鯁胸之物。趨見童下。語曰。惟人自肯。乃方親童。童曰。亦未在。師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已。而聞童自答曰。自肉食不盡。方省悟。未之旨。住後上堂。僧問。狗子佛性。趙州因甚道無。

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居士問如何。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師曰。上大人。丘乙巳。士不覺失笑。師乃大笑曰。元來是你家常茶飯。士無語。又居士閱語錄。至斂手哭蒼天處。笑問曰。他當時爲甚麼哭。師曰。你今爲甚麼笑。曰。弟子解他這一哭不得。師曰。你今還解得你這一笑麼。曰。我笑他這一哭。師曰。他正哭你這一笑。釋通秀號玉林。蓉城楊氏子。澄江請磬山不赴。師破關來見。叉手曰。狂兒國土。父不容過者。個峯頭。還是老漢住處麼。山曰。你且站下脚。我與汝道。師掀倒香案。便出。

山高聲曰。將拄杖來。師。遙。應。曰。劍。去。久。矣。住。後。上。堂。有。一。句。子。河。沙。刹。土。三。世。諸。佛。不。能。說。西。乾。東。震。歷。代。祖。師。不。能。說。天。下。善。知。識。不。能。說。先。師。亦。未。曾。說。琇。上。座。今。日。既。居。此。位。爲。衆。分。明。舉。似。去。也。良。久。曰。元。正。啟。祚。萬。象。咸。亨。僧。問。如。何。是。定。師。曰。顛。顛。倒。倒。曰。如。何。是。慧。師。曰。愚。愚。癡。癡。曰。如。何。是。定。慧。總。持。師。曰。又。顛。倒。又。愚。癡。上。堂。衆。競。出。問。話。畢。師。曰。欲。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滯。泥。沙。擲。拄。杖。下。座。

釋通雲號石奇雪竇結制云。祇如諸方結制。廚庫豐足。事事次第。物物有餘。九十日內。一期安坐。始成個模樣。雪竇者。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直得一物也。無。驚。豎。拂。子。云。向。這。裏。急。須。荐。取。不。得。無。繩。自。縛。所。謂。本。自。無。瘡。勿。傷。之。也。不。然。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元。旦。召。衆。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是。最。初。一。日。若。有。道。得。最。初。句。便。乃。年。新。月。新。日。新。日。新。時。時。新。刻。刻。新。新。新。無。住。于。無。住。中。不。妨。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未。嘗。移。易。一。絲。毫。所。以。道。是。法。住。法。

位。世間相常住。小叅云。今日臘月三十夜。年窮歲盡之際。幸然無些子事。今于無事中山。僧爲汝商量。大衆旣然無事。且道。又商量個甚麼。若明得辦得。便春夏秋冬。生住異滅。人事消長。時節遷流。物我道同。古今不二。不見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看他古人。明得辦得的。向結角羅紋處。恁麼答話。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又示衆云。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軒豁。明眼作証。豈敢囊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刹刹爾。突。

出無位真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雖到來。個個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

釋通賢號浮石平湖趙氏子。受密老人付囑。住報恩臘八。示云。自捨皇宮入雪山。六年冷坐絕追攀。誰知今夜蒲團上。紺目無端發雀斑。山僧恁麼告報。祇要諸人拈卻炙脂帽子。脫下鶻鼻布衫。便見古釋迦。不先今彌勒。非後一切時中。不倚一物。淨裸裸上無攀仰。赤灑灑下絕已躬。千聖不能知。萬靈安可測。一切坐斷。不漏絲毫。

又新正解制示云。纔拴意馬不多時。頃刻隆冬又過之。耳畔只聞鑼鼓。聞聲聲敲入鬢成絲。大眾還有不隨聲。色轉變者麼。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到恁麼地。可謂知歸。若有人問從甚處來。切莫道報恩來。因甚如此。不將平實對正。要使他疑。故道秦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復舉世尊一日與阿難行次。路見古塢。世尊便作禮。阿難云。此何人塢。世尊云。過去諸佛塢。阿難云。是誰弟子。世尊云。是我弟子。阿難云。應當如是。大眾既是過去諸佛爲何。又是現在世尊弟子。既是世

尊弟子爲何。又作禮。如是推求。一一相反。阿難爲何。又言應當如是。能向這裏明得透得一切有爲法。當體卽無爲。

釋行元號百癡。閩漳浦蔡氏子。幼習儒。怙恃繼失。依兄居住。年二十功名不就。因憇同安邑邸。夜夢有人呼曰。時至矣。速前去。明晨行。遇真戒師。偕入長泰石獅巖。禮求薙髮。大明崇禎甲戌春。往黃檗叅費隱和尚。凡有所問。被痛棒打出。未幾證入玄奧。命掌記室。戊寅費老人至金粟。師爲西堂。付衣拂。回建寧蓮峰。住靜。辛巳冬出。

世隨移寶峰百山二刹及浙之太平長慶戊子夏初海
鹽護法徐覲周等以金粟虛席集衆卜請師恬然自若
繼席六載竭力勞心衣鉢微貲悉以供衆癸巳八月覲
周送藏經入寺卽于明晨退院上堂云六載住持全沒
滋味簡點將來討甚閒氣何如長松下片石間灑灑瀟
瀟科頭箕踞任他法道遷更蠓蠅口沸且臨行一曲如
何演唱擊拂子云囉囉哩囉囉哩白髮催人容易老寬
懷無事是神仙便行覲周同諸檀護迎入梵勝今遷明
發師有語錄十六卷行世如金粟歲旦示云佛法無人

說雖慧不能了况復值年朝如何靜悄悄擂鼓出陞堂
香雲四處繞拄杖倒頭拖袈裟忘裏表問著口莫酬遙
空指白鳥大衆且道金粟與麼是歡喜耶著忙耶若道
是歡喜年年好年有什麼歡喜處若道是著忙我爲法
王於法自在著忙箇什麼於此涇渭得出正好山門擺
手寶殿鞠躬見僧賀僧見俗賀俗見白牯狸那賀白牯
狸那如弗然者歲君所司時令又向閃電光中打輓去
也如梵勝示云癩骨鍛成一榻閒眠消白晝枯腸浣出
半聯反韵動寒潮不管佛來祖來說甚呼牛呼馬頭頭

具足生涯處處彰吾寶所是汝諸人果能如是見如是
信解便可休心息念高掛鉢囊與山僧同處同行同餐
同飲耕雲鉤月唱沒腔歌自然道泰時清其或隨情變
換逐物昇沉敢保終年未有歇手在如明發示云衲僧
行止沒多般隨處安身隨處閒滿沼白荷觀不足又攜
竹杖到雲間雲間既到是非杳忘地濶天高聲和響順
翻愛當年船子一絲獨釣寒江更冀此日維摩出手共
扶祖道且時節相應底句如何話會陣陣薰風來殿閣
炎威雖逼也清涼

品高卷末

化高僧摘要卷四目

大而能化洽被幽深群生異類咸仰慈心祥雲現
彩客室飛金變化莫測也用不飲

○安清

維陽

東漢

桓靈

○康僧會

建初

吳建興

○慧遠

廬山

晉大義

○曇翼

荊州長沙

晉太元

○僧瑾

京師靈根

宋元徽

○曇無竭

黃龍

宋永初

○圓通

鄴下莊嚴

齊武平

○僧侗

鄴西雲門

齊天保

○道判 終南龍池 齊 永明

○僧範 鄴東大覺 齊 明達 蜀部

梁 天監

○法總 西京海覺 隋 開皇

○童真 西京禪定 隋 開皇

○道密 西京興善 隋 仁壽

○曇榮 潞州法住 隋 明淨 密州茂勝 唐 貞觀

○道宣 京兆西明 隋 大業

○義湘 鷄林府 唐 總章

○鑒元 漢州開照 唐 開元

○法秀 京兆 唐 開元

○靈坦 楊州華林 唐 大曆 道悟 荊州天皇 唐 大曆

○元曉 新羅黃龍 唐 大曆

○法照 五臺竹林 唐 大曆

○藏奘 明州棲心 唐 大曆 良準 鹽官法喜 唐 大中

○智玄 彭州丹景 唐 大中

○慧寂 袁州禪院 唐 僧妙 蒲州仁壽 周 大統

○淨真 松江興聖 南宋

○敘亨 燕都慶壽 南宋

○法忠 隆興黃龍

南宋 宣和

○道悟 鄭州普照

南宋 大定

○真淨 杭州天竺

元至治 ○弘濟 杭州普福 元 大曆

○蒙潤 杭州天竺

元

○則天真 海門

明 洪武

○幻依 蘇州華明

明 萬曆

○明德 嘉興東禪

明 萬曆

○無異元來 傅山

明 萬曆

○隱元琦 貴榮

明 清

案頭有者採之耳目不及聽之雖去取無褒貶

四十一位化高末

化高僧摘要卷四

武原居士徐昌治覲周 編輯

釋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常行見群鷗忽謂伴曰鷗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高雖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狀離形器喪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漢桓之初始到

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卽通習華言于是宣譚衆經改梵爲漢又析譯道地經先後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讀者疊疊不倦焉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值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住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我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旣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口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何必忿怒遂伸頸

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莫不駭其奇異旣而爲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雎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分風上下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人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瞋怒今爲邾亭廟神周廻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

于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恠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卽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太後神卽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曰邦亭廟神得離惡形矣後人于山西澤

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尙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相打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悲歎三世有徵高旣王種西域呼爲安侯

釋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養服畢出家勵行

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資學于讖謙又受業于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乃收集衆本諱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汾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并注了本生死經

等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有司奏曰有番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卽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

潔齋靖室以銅甌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旣入五更忽聞甌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甌上權自手執甌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破碎權大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明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乃置舍利于

鐵砧礎上使力者擊之于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正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昱還嘆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車馬迎會會旣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

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卽佛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雖聞正法、而昏異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于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猶痛、叫呼徹天、太史

占言犯大神所爲、卽所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采女卽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卽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皓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卽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

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克羸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于建初寺譯出衆經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序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遭疾而終乃晉武太康元年釋慧遠姓賈鵬門樓煩人年十三隨令狐氏遊學許洛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時沙門釋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讚像法遠往歸之一日聞安講般若經豁然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

落髮委命受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纈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復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惑者曉然是後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往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乃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漏出成溪後潯陽亢

早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遂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卽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于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筭畫工。淡彩圖寫。色疑卽空。望似烟霧。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人

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步蟬脫。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又昔潯陽陶侃鎮廣州。有漁人于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惟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卽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輦之。至水上船。船覆沒。使者懼而反之。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爲之謠曰。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旣成。祈心奉請。乃飄然無梗。于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

續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榮依遠遊止
遠乃于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殷仲堪
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劾
司徒王謚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謚修書
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
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
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歎然道舊因
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
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及宋武

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
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
遺錢米於是遠近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
法無聞律藏殘闕遠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
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有罽賓沙門僧
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
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每逢西域一
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卽遣書通好什答書并遺
偈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

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
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
重與什書并報偈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
動境成此積山勢惑相更相乘触理自生滯因緣雖無
至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尙悠悠
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
羅什譯爲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
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
請令于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先是中

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嘆曰
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
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嘆曰
邊國人未有經便聞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佩
名德致書慙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
伸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
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旣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
一序以伸作者之意遠序之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
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見遠不覺致敬玄

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
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
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
實乃所生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遠答辭堅
正。確乎不拔。俄而玄欲沙汰衆僧。唯廬山道德所居。不
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
至。慨憤盈懷。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然令飾
僞者。絕假通之路。忤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
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有頃。玄篡位。卽下書曰。佛

法宏大。所不能測。諸道人勿復致禮。遠乃著沙門不敬
王者論。凡有五篇。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
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以
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勸散。至六日。因篤大德著年。皆
稽顙請飲政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
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
秋八十三。

釋曇翼。姓姚。羌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
見稱。學通三藏。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中食。

躬自贍奉。見翼于飯中得穀一粒。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互賊越遠。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臥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願共爲功德。夜卽夢見神人。

告翼曰。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于是伐木沿流而下。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尙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卽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蜀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

字便曰是阿育王像翼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伏膺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受業初憇冶城寺宋孝武敕爲湘東王師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敕瑾爲天下僧王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棲止及明

帝末年頗多忌誦故涅槃滅度之旛于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諷諫無益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倘因機候正當陳此帝後風疾數加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胸懷顒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釋曇無竭此云法舅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常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賣旛蓋供養之具發跡至河南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慈領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懸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

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扳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到平地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獅子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觀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于天竺禪師佛馱多羅登聖異名夏坐三月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曠唯賣石密爲糧同侶十三人八人死于路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

而繫念所資觀世音經未常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
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
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
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于
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譯出觀世音受記經傳于京
師後不知所終

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瘦陶性度純懿孝
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一覽佛
經渙然神解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實法師而

出家落髮更尋經論識神厲舅復從道房禪師受行止
觀房卽跋陀神足北遊定州嘉魚山歛念久之全無攝
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岳來稠以情
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
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
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
五夏又詣趙州漳洪山道明禪師受十六持勝法節食
輒心九旬一食或煮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
並爲禽獸所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

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常于鵲山靜處。感神來姚。調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便詣少陵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卽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樊衣挾帶。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踢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調。調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于故泉水。卽上涌。時共深異。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齊文宣天

保二年。下詔敦喻。方遂允請。卽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調顧曰。慕道懷仁。舐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調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卽受禪道。學習不久。便證深定。爾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收漁。鬱成仁國。又斷

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勅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言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敢爲外護。檀越。調曰。菩薩弘誓。護法爲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旣臨。義無推寄。卽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廻互。諮謁或難。天保三年。又勅于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爲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爲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

肆。令達解念慧者。就爲教授。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一。勅遣襄樂王。宣慰起塔。右僕射魏收爲製碑文。

釋圓通。少出家。泛愛通博。以溫敏見稱。往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時有一客僧。形服疎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纏附。臭氣薰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污。初無輕憚。情款通意。問何所學。答曰。涅槃通。以素業相沿。宛然若舊。乃

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並叙而談之客僧亦同其所引更爲章句判釋冷然雅有其致通欣于道合經理湯藥曉夕相守曾于夜中持春酒一盞勸云服此爲佳客遂顰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庇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手誠曰修道不欺闇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石窟北五里繞澗有一小谷東

山卽是竹林寺有緣之彼願相訪也通敬謝前誠當必往展于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莊嚴定國興聖總持等官寺百餘僧爲一番通時過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誠通勿傳此妖言竹林竟無乃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欸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乃各賁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小谷東出略通人徑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老公手巾栢額布袒短褐執鏹開荒二十餘畝遙見群僧放馬而前曰何處道人不

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鋤來逐。群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餓虎。通卽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畧叙離闊，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修竹于雲。

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百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傍有馬跡，而灑掃清潔，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諮大和尚，須吏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尚坐高牀，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尚年可七十，眉面峰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傍有通事者，通謁却立，和尚命曰：旣住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通具迷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房禮訊，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顧謂通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

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叙咎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灑掃。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卽以爲意。但須諮和尚。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爲諮白。和尚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爲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容。勿以爲恨。卽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別。西行百步。廻望。猶見門闕儼然。步步返望。更行兩里。歎見峰巒巉巖。非復

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釋道判姓郭。曹州承氏人。三歲喪親。十五遊學。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荆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每閱像教。東傳慨而不睹靈跡。遂勇心佛境。誓當瞻敬。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都。將經開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躕廻首。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闇度棧。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載。上表乞循初志。蒙勅給圖書。并資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

絕無水草。乘饑急行。上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可寒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寒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噉。既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安。住乾宗寺。逢靜藹法師。諮詢道務。慧業冲邃。淹歷五周。會武帝滅法。與藹西奔于太白山。同侶二

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岨于華岳。凡所遊遁者。望日叅焉。遂依承藹德。爲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藹捨身窮谷。用陳護法判舍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勒于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任陟岵寺。大隋受命。廣開佛法。改爲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徒。歷總綱任。開皇初入終南山。交谷東嶺池。號野賭。迥出雲端。俯臨原陸。躬自案行。可以栖心。結草爲菴。集衆講說。開皇七年

勅遣度支侍郎李世師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修曠給額爲龍池寺大將軍雲定典以爲檀越四事供給侍郎獨孤機餐奉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年別至山諮承戒誥決通疑議以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

釋僧範姓李平鄉人幼學群書年二十三備通疏略至于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諮無再悟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兼以年華色美都

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一聽開悟遂投鄴城僧出家焉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後從轍光師受道耽味虛宗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逮旋趾鄴都遂使崔觀注易諮之取長宗景造曆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見信于言前受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常

有膠州刺史杜弼于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翔逝又于此寺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于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訖講便去諸祥感衆道洽冥符

釋明達姓康康居人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於益部時巴峽蠻裔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刻期

誅討達志存拯拔獨行詣賊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群賊驚駭側爾求哀達乃敎具于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顚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狔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卽解衣贖而放之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恠其言于時三月水竭卽下求水乃于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剎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

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水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阜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剡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草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寧甦來從乞瘞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偷者穿墻負物旣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以天監十五年隨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

釋法總姓段并州太原人少以誦涅槃爲業旣通全部志在文言後聽玄義便卽傳講開皇年中勅召爲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敷至理仁壽歲初勅送舍利于隋州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腹下有王興二字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總乃表聞帝敬謁靈祥恒以此龜置于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時還出遠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共欣徵感

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爲錦文及童子之像函之北面現于雙樹下有臥佛又于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又于函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麒麟又于函西現一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于菩薩又放大光撩亂而起動眩人目從冥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陰雨佛堂瑯吻放于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鳥尾赤觜口銜片雲狀

如華蓋亦現塔上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勅封秘閣

釋童眞姓李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少厭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爲其師範綜掇玄儒英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開皇十二年勅召于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詔以爲涅槃衆生仁壽元年下勅率土之內普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眞以德王當時下勅令往雍州

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卽古傳云秦穆公女名弄玉習仙升雲之所也初真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滂沱淹漬人物唯舍利興上獨不霑潤同共異之寺居衝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于藏瘞怡然恬盡燈耀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冀得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燠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衆共歎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勅召真爲道場主大業九年因疾卒於住寺

釋道密姓周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師習方藝又從鄴下聽大乘通衍西梵文言隋運興法翻譯爲任勅召入京住大興善寺師資道成復弘梵語會仁壽塔興下勅召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寺卽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妳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以禪觀爲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

太祖曰兒天物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爲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妃來抱忽見化而爲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爲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

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以從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王劭爲尼作傳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爲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爲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后官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硃鎚試之宛然無損遂散于州郡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多有靈相密以洽聞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斑氣旋遶朗徹久而乃滅仁壽之末又勅密送于鄂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

水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塔時野鳥群飛旋遶塔上事了便散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高顯素無泉水須便下汲一夕之間去塔五步飛泉自湧有同浪井及大業伊始密徙雒陽上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譯遂卒于彼所

釋曇榮俗緣張氏定州九門人年十九時爲書生刻意玄理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試往聽之便徹悟乃投裕爲師裕觀榮勤攝遂卽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宗以地

持爲學先屬周廢二教輒形俗壤強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初再教隨緣通化曾無執着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党潞城黎城諸山依巖結宇卽求潛遁旣懿德是充緇素歸仰榮形解雄遂稱病設方諸有食飲咸韻至澤禮供日隆投造填委以隋末陵亂希全戒德極力護持躬當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興坐禪念誦僧尼別院致使五衆烟隨百供鱗集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釋種更新其戒常往韓州鄉邑縣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

三粒遺行道衆。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償從之盛。譽滿當時。旣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所可遂。乃入。入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期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于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墜條章。捺停其事。當夕恠獸鳴。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明旦陳悔方從榮法武德九年夏。于潞城交障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疑保等。請榮于州治法住寺。

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于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爲証。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爲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後臥疾于床。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尚生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日將逼。恨更不得爲諸大衆。

洗濯罪累耳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于法任寺春秋八十有五

釋明淨高客人少出家味定爲業潔志忠恪謹厚澄肅常居海畔蒙山宴坐經數十載人莫測之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賫還中路值於群虎皆張口閉目若有饑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于路旁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噉盡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有此緣同伴乃異

其度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佈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頂戴若聖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迥然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雩祭于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慄愴無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勅召至京令任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酬德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其名得弘聖道有

勅許焉。雖無供給而別賜香油于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海內通洽。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出隴而無雨嗣萎仆將死投計無所。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祈雨。淨曰：雨之昇降自出帝臣。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憂。若修素請雨亦應至。以事聞奏帝又許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民歡泰遂以有年。勅乃總度三千僧用酬淨。

德但以京輦誼難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

釋道宣姓錢丹徒人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盛德百代母娠而夢月貫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姪者卽梁朝僧祐律師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四月八日降誕九歲能賦十五厭俗誦習諸經依智顗律師受業十六落髮日嚴道場專精克念感舍利現于寶函隋大業年中從智首律師受具習律纔聽一徧方議修禪。顗師呵曰夫適遐自邇因微知章修捨有時功願須。

滿未宜卽去律也。抑令聽二十徧已。乃坐山林行定。慧
晦迹於終南傲掌之谷。所居乏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
其泉迸涌。時號爲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華芬
芳。奇草蔓延。隋末徙崇義精舍。載遷豐德寺。嘗因獨坐。
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道可習成。聞斯卜
焉。焚功德香。行般舟定。時有羣龍禮謁。若男若女。化爲
人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
悔吐毒井中。宜知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烟上。審其神變。
或送異華一奩。形似棗華。大如榆莢。香氣秘醇。又供奇

果。梨柰味甘色潔。非人間所遇也。有處士孫思邈。常隱
於終南山。與宣相接。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終夕。
時天旱。有西域僧于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
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漲數尺。有老人夜詣宣。求救。頗形
倉卒之狀。曰。弟子卽昆明池龍也。時之無雨。乃天意也。
非由弟子。今西僧取利于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
旦夕。乞法力加護。宣曰。吾無能救爾。爾可急求孫先生。
老人至。思邈召室。冤訴再三。云。宣律師示我。故敢相投
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龍。官有仙方三十首。示余。余乃救

爾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許輒傳今事急矣固何所恪少選捧方而至邈曰爾速還無懼番僧也自是池水大漲數日溢岸西僧術盡及西明寺初就詔宣充上座三藏柴師至止詔與翻譯貞觀中于西明寺行道足跌前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卽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爲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俄授於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

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覩史天宮持物一苞云是棘林香後十旬安坐而化門人寔于壇谷石室其後樹塔三所高宗下詔令飾圖寫宣之

宣著稿高僧傳

釋義湘俗姓朴雞林府人生且英奇長而出離逍遙入道年臨弱冠聞唐土教宗鼎盛與元曉法師同志西遊行至本國海門唐州界計求巨艦將越滄波條于中途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龕間隱身以避飄濕迨乎明旦相視乃古墳骸骨旁也天猶霖霖地且泥塗尺寸難前逗留不進又寄挺斃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爲恠曉

公歎曰前之寓宿謂土龕而且安此夜留宵託鬼鄉而
多祟則知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龕墳不二又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心外無法胡用別求我不入唐却攜囊
返國湘乃隻影孤征誓死無退以總章二年附商船達
登州分衛到一信士家見湘容色挺拔留連門下既久
有少女麗服艷粧名曰善妙巧媚誨之湘之心石不可
轉也女調不見答頓發道心於前矢大願言生生世世
歸命和尚習學大乘成就大事弟子必爲檀越供給資
緣湘乃徑趨長安終南山智儼三藏所綜習華嚴經時

康藏國師爲同學也乃議廻程傳法開誘復至文登舊
檀越家謝其數稔供施便募商船逡巡解纜其女善妙
預爲湘辦集法服并諸什器可盈篋筥運臨海岸湘船
已遠其女呪之曰我本實心供養法師願是衣篋跳入
前船言訖投篋于駭浪有頃疾風吹之遙望徑跳入船
矣其女復誓之我願自身化爲大龍扶翼舳舻到國傳
法于是攘袂投身于海果然身形夭矯或躍蜿蜒其舟
底寧達于彼岸湘入國之後徧歷山川於駒麗百濟地
靈山秀眞轉法輪之所無何權宗異部聚徒可半千衆

矣。湘默作是念。大華嚴教。非福善之地。不可興焉。時善
妙龍。恒隨作護。潛知此念。乃現大神變。於虛空中。化成
巨石。縱廣一里。蓋于伽藍之頂。作將墮不墮之狀。羣僧
驚駭。罔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入寺中。敷闡斯經。冬陽
夏陰。不召自至者。多國王。欽重講樹。開花談叢。結果登
堂。覩與者。則智通表。訓梵體道。身等數人。皆啄巨觥。飛
出迦留羅鳥焉。凡弟子請益。隨疑解滯。必無滓核。自是
已來。雲遊不定。卓錫而居。學似蜂屯。執筆懷鉛。抄如結
集。錄載言如是。義門隨弟子爲目。如云。道身章是也。或

以處爲名。如云。錐穴問答等數章疏。皆明華嚴性海。毗
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也。湘終於本國塔。亦存焉。號海
東華嚴初祖也。

釋鑑元。素行甄明。範圖律道。講華嚴經。號爲勝集。日供
千人粥食。其倉篋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其山寺
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
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與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
見山四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
紅光千尺餘。與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

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庭前栢樹上畫
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璃山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燿
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童子老叟間出有
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
偶立放通身光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
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
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于知鉉師墳側韋南康阜每
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形捧燈僧持香燈
引抱之大中八年改額曰開照

釋法秀居于京寺遊咸鎬間以勸率衆緣爲務開元末
夢人云將手中袈裟各五百條可於廻向寺中布施覺
後問左右並云無廻向寺及募人製造中衣又徧詢老
舊僧俗莫有此伽藍否時有一僧形質魁梧人都不識
報云我知廻向寺處問何所須答曰但賣所施物各香
一觔即可矣遂依言授物與秀偕行其僧徑入終南山
約行二日至極深峻初無所覩復進程見礪石一具驚
曰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賣香再三至
禮哀訴從午至夕谷中霧氣彌浸咫尺不辨遂巡開霽

當半崖間有朱門粉壁綠牖璇題見一寺分明雲際三門懸巨榜曰廻向寺秀與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唱薩之聲門者詰其所從遲廻引入見一老僧慰問再三倡言曰唐皇帝萬福否處分令別僧相隨歷房散手中袈裟唯餘一分指一房空榻無人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旣而却見老僧若網任之首曰其往外者當已來矣其僧與秀復欲至彼授手中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老僧笑令坐顧彼房內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見彼番僧否曰見已曰

此是將來權代汝王者京師當亂人死無數此僧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王房也汝王在寺以愛吹尺八罰在人間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將滿卽却來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廻可將此尺八并袈裟手巾與汝王自收也秀禮拜而還童子送出纔數十步雲霧四合不復見寺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進上玄宗召見具述本末帝大感悅凝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數年果有祿山之禍秀所見番僧卽祿山也秀感其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世傳終南山聖寺又有廻向寺也

釋靈坦姓武太原文水人則天太后侄孫父諱宜洛陽縣令母夏侯氏初姪坦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誕親無所苦年甫七歲誦習畢通應童子舉恒嗟朽宅誓入空門于時荷澤寺神會禪師洛都盛化坦往叅焉會施善誘頓見其心天寶初載召坦曰吾有一句是祖祖相傳至曹溪曹溪付吾汝諦受之吾當有留難遂辭遊方焉未幾果勅移會于戈陽坦遂向盧州浮槎寺覽大藏經後聞忠國師自南陽詔入於大曆五年禮覲之八年欲出關忠奏曰此人

是貧道同門俱神會弟子勅賜號曰大悲兼賣墨勅行化至梁國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遷迤適維揚六合方歎大法凌替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卽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頂以掌按之尋覲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現又止潤州江中金山今澤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迹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嘆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後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

徐正稱嘆道場唯善村落之民多棄畝網元和五年相
國李公鄘召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
爲鬼物惑亂坦居湫然無朕矣又楊州人多患山妖水
恠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人爭歸信至十年忽見二僧
人稱自龜茲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
月十三日於荷澤忌齋告衆吾赴遠請至季秋八日果
寂而終遷塔於楊州西馴翟坊之南岡越州掾鄭詹建
塔報齡一百八歲

釋道悟姓張婺州東陽人生而神儻長而謹愿年十四

求出家慈愛不聽輒損常膳日唯一食父母不獲已許
之遂往明州大德剝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
具戒投徑山國一禪師密受宗要于語言處識衣中珠
身心豁然真妄皆遣斷諸疑滯直見佛性服勤五載轉
遁餘姚大梅山時大曆十一年層崖絕壑天籟蕭瑟復
無隣落七日不食猱涎穀糲更饋橡栗野夫伐楚覩駭
悚息諭爲神奇詣者成市憑嵌倚峭且構危棟資糧供
具環遶方丈猛虎耽耽侶出族遊一來座側斂折肢體
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頭上士自徑山抵

衡嶽凡三遇哲匠始卜於豐陽次居於潯口終棲於當陽柴紫山卽五百羅漢翱翔地也桎松蒼鬱崖巘巉巖或接武林樾或駢肩廬舍戶外之履常盈荊州雄藩也都人士女動億萬計莫不擎跪稽首嚮風天皇寺者據郡之左標異他刹號爲名藍一火蕩爲煨燼緇褐且虧瞻禮禪宴之際若值神物祠舍濱江富於松梓悉願傾倒施僧伽藍於是斬棟修楹雲屯井構時值水涸徒衆斂手會一夕雨至萬株並進晨發江潯暮抵寺門剖闕之際動無乏者其餘廊廡床案靡非幽贊

釋元曉姓薛東海湘州人三學淹通彼土謂爲萬人之敵時國王置百座仁王經大會徧搜碩德本州以名望舉進之王不納居無何王之夫人腦嬰癰腫醫工絕驗王及王子臣屬禱請山川靈祠無所不至有巫覡言曰苟遣人往他國求藥是疾方瘳王乃發使泛海入唐募其醫術濱漲之中忽見一翁由波濤躍出登舟邀使人入海觀宮殿嚴麗見龍王王名鈴海謂使者曰汝國夫入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宮中先有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託仗夫人之病爲增上緣欲附此

經出彼國流布耳。於是將三十來紙，重沓散經，付授使人。復曰：此經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腦，賜而內于中，用蠟紙纏滕，以藥傳之。其腦如故。龍王言可。令元曉法師造疏講釋之。夫人疾愈無疑。龍王送出海面，遂登舟歸國。時王聞而歡喜，乃召元曉造疏成五卷。王請剋日於黃龍寺敷演，號爲略疏。曉乃宣吐有儀，解紛可則，稱揚彈指聲沸于空。疏有廣略二本，俱行本上。略本流中華，後有翻經三藏改之爲論焉。釋法照大曆二年，棲止衡州雲峯寺，勤修不懈，於僧堂

內粥鉢中，忽覩五彩祥雲。雲內現山寺，寺東北五十里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入五里有寺，金勝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分明，而心懷隕穫。他日齋時，還于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一萬聖衆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還有曾遊五臺山者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言：曾到言與鉢內所見一皆符合。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

諸樓閣中有數梵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泣血設禮至酉方滅日晚照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觀大聖今何不去照恠而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徃至八月十三日于南嶽同志數人惠然前來果無沮礙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其夜四更見一道光

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必入堂內問衆云此何祥也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聞已卽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間果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年八九歲顏貌端正立於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勝題曰大聖竹林寺一如鉢中所見方圓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

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徑要所以者何我于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

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照聞已歡喜踴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終熟其大如盂便取食之食已身意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

釋藏真姓朱蘓州華亭人母娠及誕常聞異香爲見時

仙傳備考 卷四
嘗墮井有神人接持而出卅歲出家禮道曠禪師及詣
嵩嶽受具母每思念涕泣因一目不視迨其歸省卽日
而明母喪哀毀廬墓間尋遊方訪道復詣五洩山遇靈
默大師一言辨析旨趣符合洎周洛再構長壽寺勅度
居焉時內典焚毀梵夾煨燼手緝散落實爲大藏大中
十二年鄆水檀越任景求捨宅爲院迎眞居之剎寇求
甫率徒二千執兵晝入眞目宴坐色且無撓盜衆皆
悸懾叩頭謝過寇平州奏請改額爲棲心寺眞學識泉
涌指鑒岐分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終門人

號慕乃權窆天童巖已周三載一日異香凝空遠近郁
烈弟子相謂曰昔師囑累令三載後當焚我身今異香
若此乃發塔視之儼若平生亦以八月三日依西域法
焚之獲舍利數千粒其色紅翠弟子戒休賣舍利奉勅
誅易名曰心鑑塔曰壽相

良準大師法喜之神僧也往山中化木起造法喜單身
回巨細木俱從河出迄今河底有木人不能動一生形
跡隱顯不常疑爲聖賢應化按經幢石刻大中十四年
咸通五年俱係良準題名復考景祐重修寺碑云異人

間出有如良準業四分律慧行精通塔在寺之東廊距殿五十步飛鳥不棲遊塵弗立時時舍利放光現瑞宣和四年王春正月欲起塔亭遷就西廡靈像袈裟騰掣遠夫光恠華煜貫穿戶牖衆懼所誦方復如初

釋知玄字後覺姓陳眉州洪雅人母魏氏夢月入懷而誕七歲遇法泰法師在寧夷寺講涅槃經寺與居隣玄日就講集所一聆法語若覩前因是夕夢其寺殿佛手摩其頂寤啟祖父乞爲勤策親黨聽之年十一削髮乃隨師詣唐興邑四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遠公義疏空

師圓旨共一百二十五萬言皆囊括深奧方年十三指撻緇徒露老成之氣時丞相杜公元穎作鎮西蜀聞玄名命升堂講談于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衆日計萬人注聽傾心駭歎無已自此蜀人重其名號陳菩薩於淨衆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纔聽毗尼續通俱舍復從本師下三峽歷荆襄抵於神京資聖寺文宗皇帝聞之宣入顧問甚愜皇情後學唯識論于安國信法師又研外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玄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於象耳山誦大悲呪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

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惑議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迴上意因詔玄與道門敵言神仙爲可學不可學耶帝又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莫小鮮義共黃冠往復玄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業而又必資宿因非王者所宜辭河下傾辯海橫注凡數千言聞者爲之股慄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楊欽義惜其才辯恐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貢祝堯詩玄立成五篇木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鶴背傾危龍

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覽詩微解方扁舟入湖湘間時楊給事漢公廉問桂嶺延至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公自內樞統左禁軍以冊定功高請復興天竺教奏乞訪玄聲迹玄歸上國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讚賜紫袞袈署爲三教首座帝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玄居寺之玉虛亭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給事楊漢公緇黃鼎列論議大悅帝情因奏天下廢寺基各勅重建大興梵刹命畫工圖形于禁中其優重如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教法事八月上章乞歸故山大行

利濟受益者多。僖宗令諸學士撰玄師號。賜悟達國師。玄陳讓不遂。乃乞歸九隴舊廬。於正月二十一日臥內。見所曾遊歷聖境名跡。皆見在前。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土。乃訊云。孰之語耶。空又應曰。佛也。七月中聞戶外有聲。逡巡一菩薩降于庭前。漸迫玄身。叮嚀讚喻。勿以此苦爲累也。言訖而沒。又於一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晃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國反盎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爲嬰撓耳。召弟子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餉。

護國淨真法師立祠於杭之會祠。

釋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緇素仰重。一日赴齋于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于女弟馮。自彭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于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詢之。其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誕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福堅聞而來謁。見卽呼云。安兄無恙耶。亨熟視舉手。伸指而笑。其母嘗臥。

師于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之聲及晬或以佛經酒
盃試之竟取經卷素不茹葷血見僧喜從之遊人皆呼
爲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師事碑于石紀其異七歲出
家依州之崇覺寺圓和尚薙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
生相之曰此兒他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
聞鄭州普照寶法席之盛於是荷錫自汴發足寶公夜
夢慶雲如金芙蕖繽紛亂墜因語衆曰吾十年無夢矣
今有此是何祥也翼日亨至寶獨異之師朝夕叅叩寶
亦痛劄之一日往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疑情不散

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渾無知覺同行德滿呼曰此河津
也亨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此僵
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曰兒時
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你叅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叅
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于雲堂靜坐忽聞打板聲霍然
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閃電若更遲疑面前著
箭咄寶公曰我謾汝不得也師後出世乃五坐道場若
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
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清臣請至中都潭柘遷

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林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羣鴉以次來巢狀若浮圖上下十二級衆賀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詔住慶壽寺衆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何師引去乃徜徉于嵩少之間或放歌或長嘯如是數年一日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誠其衆曰汝輩各自勤修索落說偈端坐而逝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闍維舍利無筭師自見時額有圓珠涌現于皮間至是爆然飛去弟子分舍利羅以建塔焉

釋法忠號牧庵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後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迷偈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于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嘗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毘耶釋迦

掩室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濟喝若向牧庵門下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釋道悟號佛光陝西蘭州冠氏子也生卽齒髮俱長具大人相年十六力求出家父母不聽乃絕食幾死遂捨入里中寺祝髮閱二年偶宿臨洮灣子店夢梵僧振聲喚覺忽聞馬嘶豁然大悟喜不自勝遂歸告母曰某于途中拾一物母問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的遂辭欲叅方去母問汝將何之答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先

是熊耳山有白雲海禪師雖住古刹不畜一徒人或問何不擇一法嗣去海曰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曰幾時至海曰行腳了也師腰包將至海命侍者鳴鐘集衆曰我關西弟子來也然此寺原是郭子儀所建今渠自來住持汝當迎之師方入門海遙見便云相公來何暮也師進前曰諾海大笑竟授與衣法令繼其席自卽退隱寺側先有群盜踞劫民受其害或請海捕之海曰非老僧所能也不久郭公至必自捕也民弗解其說後師居寺方三日乃率衆往擒盡縛之破其穴將欲盡誅賊哀乞

命師從容謂曰。汝劫財物傷人命。分當死矣。今汝乞命。獨不念彼命乎。賊叩首流血。願從三寶。戒誓不爲非師。爲說偈剃髮釋之。自是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始信師。實郭令公之再來也。宋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歿。師方出主鄭州普照。又遷三鄉竹閣庵。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于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于臨洮大勢寺結夏。闡圓覺經。謂衆曰。此席將半。吾當行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叅爲衆談第一。

義晨興呼侍僧曰。我病覓藥去。侍僧將出門。師已蛻矣。上有五色祥雲盤結似蓋。紅光如日。彌塞四維。三日不散。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有九弟子舉全身建塔焉。釋眞淨字如庵。雲間華亭姚氏子也。母朱氏。夢月自海昇墮于懷。覺而有娠。及誕時。瑞光滿室。有異僧過。指謂其母曰。此兒海月法師再來也。九歲依化城寺明淨志法師授法華經。歷耳成誦。十六得度。博究諸乘。夙慧頓發。乃以性學自許。首謁杭之廣福雲夢澤公。聞無極度法師化聲大振。遂造其室。盡得其學。元大德住海鹽德。

仙高僧指要 卷四
藏其寺方圯。淨竭力扶樹。衆散復聚。田爲豪門所奪。復歸。不數年。翕然成舊式也。至治遷松江。超果泰定乙丑。元相脫驪。舉住下竺。居七稔。講席不倦。闢寺前之徑。高大其門。書佛國山以揭之。至順辛未。上竺湛堂澄公。以老告休。舉淨自代。先是淨因疾晝寢。夢白衣大士持金瓶水灌其口。曰。汝勿憂。非久自愈矣。叩以未來休咎。示云。汝却後二年。當避喧大樹之下。覺疾果差。切疑避喧樹下。非入滅之識耶。及乎澄舉住上竺。至見寢堂西有大樹。堂匾曰靜處。始悟夢之所示。由是殫心弘法。學者

常數千指。元主慕其道。賜佛心弘辯之號。及金紋紫伽黎衣。未幾。示疾書偈而逝。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六。夏闍維。得舌根頂骨不壞。舍利五色。

釋弘濟字同舟。別號天岸。越之餘姚人。姓姚。幼孤。從里之寶積寺舜田滿和尚出家。卅時駿發絕倫。滿授以法華經。輒成誦。年十六。持四分律。躡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嘆曰。戒固不可緩。而精研教乘。以資行解。又可後乎。于是往鄞。依半山全法師。習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等懺。一日于定中。彷彿覩四明

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日溢。若河懸泉涌。了無留滯。元泰定元年出世。住萬壽圓覺。明年鹽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恐爲魚鱉之宅。元丞相脫驩甚憂之。乃禱觀音大士于上竺。命濟卽海岸建水陸大齋。入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陀羅尼。卽衆徧撒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皆復固。人稱神焉。天曆遷集慶。顯慈二寺適當歲儉。退處別室。蘓人聘興大德萬壽寺。閱六寒暑。寺告成。至正五年。宣政請主會稽之圓通。居四載。還寶積七年。元主降旨。命主杭之普福。濟堅臥不起。書偈而逝。閱世

八十有六。坐七十有一夏。越七日。顏如生。衆以陶器堯里之蛾眉山松花塢。

釋蒙潤字玉岡。嘉禾之海鹽人。姓顧。父敏。隱君子也。母孫氏。古源清法師之甥女。娠及誕。俱感異夢。潤年十四。依古源于郡之白蓮。方禮伽藍神土。偶皆仆。一衆驚異。古源命從祥公祝髮進具。源授以天台止觀金剛。錚十二門諸書。卽能了大意。會古源歸寂。乃事竹堂傳法師。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旣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湛堂澄公來蒞南竺。潤居第一座。無何出

世主海鹽之當湖德藏夏講法華衆常千指屠酤爲之
易業遷演福宗風益振六年退院事高臥于龍井風篁
嶺之白蓮庵以下竺寺方災惟普賢殿巋然荆棘瓦礫
中因慨然謂衆曰茲寺成于慈雲今殿尙存則祖師之
願力有在矣乃爲次第葺治而新之昕夕演說無倦率
衆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諸瑞相居三稷一日呼
門弟子實法明策等示止觀安心之旨已而告曰吾生
緣始盡茲惟其時驟稱佛號數百聲泊然而化
釋惟則字天真姓費吳興人父君澤母沈氏夢異僧分

衛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其父卒隨母適秦川漱上
髻年志求出家禮本郡祐福高林壽公爲師十六歲受
具二十三首謁楚石琦公次謁于巖長公無見觀公無
用寬公等一十八人皆因緣不契後之匡廬聞無極源
者乃雪巖欽禪師之子年已百歲獨坐茅庵終日不語
師徑造之值源廁上乃趨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被
擒住云道道師于言下釋然頓悟但握手而已源曰子
有所得耶疾答之云何得之有源又云子作道理耶師
拂袖而出自是機辯瀾翻有不可嬰之鋒遂服勤月餘

日益玄奧。諸方聞而咸畏服之。靈隱平山林公招致俾
掌藏鑰。後衆請開法于海門祐福禪院。千指圍繞。如示
衆云。魚吹浪。鳶掀風。鷄鳴犬吠。異不同于斯。薦得未爲
切。俯仰黑雲千匝。蒙若要徹。急下工。慎勿解會。須磨礱
不因立志久。無變一喝。安能三日。聾顯機用。奚有窮鐵
壁。銀山一拶。通生擒活捉。不留跡。吞吐回互。稱大雄。若
向秋風江上過。蘆花定白。蓼定紅。洪武初。徵天下高僧
赴京。師列首名。俄以足疾還海上。化木造禪院。神輪鬼
運。木從井中出。時值大旱。激鹽至嘉興。河涸不通。本府

太尊聞師名。特詣澈川祈雨。師許太尊備座船回去。即
時書一小匙。付一童子。出澈城東門。投之海中。囑童子
竟歸。莫轉頭觀望。此童不及入城。而大雨如注。河路盡
通。太尊乘鷁而返。

釋祖任。字幻依。丹徒人。姓楊。母朱氏。夢梵比丘入其室。
覺而誕師。少沉密。喜作佛事。年十三。父母捨龍蟠山依
朝陽和尚受法。華嚴諸大部經。十七薙染。十九受具。
通曉諸經大義。自謂覺識所依。非關真際。遂擔簦遊少
室。依大章和尚。五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先後所

得二師印可次遊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清凉宗旨
淮安胡給事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水陸無遮會至
南京訪無極法師居第二座捷捷之暇卽入衆作務事
竣往京口萬壽寺演華嚴大鈔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
甘露寶華時無極率徒與焉妙峰承印二禪衲亦居座
下自是道價鬱跂叢林傾挹提獎唱誘孜孜不倦所至
皆成寶坊師演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白冠冠有蛇四
足來聽說法忽不見萬曆甲申憇錫蘓之蓮華峰下建
精舍居之丁亥九月忽示疾至二十二日晨起沐浴跏

趺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位強安排話頭不話頭處處
是如來言訖而逝異香積時不散茶毘歛遺骨塔于蓮
華峰之陰壽六十有六臘五十有四王世貞作銘

釋明德號月亭以紹萬松林禪師法嗣故又號千松湖
州烏程周氏子也生卽穎異岐然不凡髫時隨父入西
資道場遂指壁間畫羅漢像問父曰僧耶俗耶父曰僧
也慨然曰吾願爲是矣年十三投郡之雙林慶善庵從
僧真祥習瑜珈教越四載祝髮聞有向上事乃首叅百
川海公不契因而單衣芒屨徧遊叢席備歷艱辛自念

般若緣薄擬投天竺哀懇觀音大士祈值明師道經中
竺聞萬松說法先入禮謁萬松問曰大德何來欲求何
事對曰欲叩普門求良導耳松豎一指曰且去禮大士
却來相見師泫然再拜求決生死大事松曰子欲脫生
死須知生死無著始得師聞罔然依受具足戒自爾朝
參夕叩久無所入松不得已授以楞嚴大旨于是苦心
研究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恍然若雲散
長空寒蟾獨朗遂作偈呈曰楞嚴經內本無經覲面何
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寒冬臘月冷如水松領之

囑曰汝既悟教乘異日江南講肆無出爾右向上大事
藉此可明松住徑山師爲衆貢米採薪不憚勞苦偶行
林麓間有虎踞道師卓錫而前虎遁去常閱棗栢合論
至十地品中宵隱几而坐夢遊兜羅錦世界登座闡華
嚴奧旨至于結座說偈寤白松松撫之曰此聖力冥被
耳非惟吾道將行清涼一宗亦大振矣無何松化去師
守塔三載聞佛慧祇園法師講席之盛戴笠投之祇園
亦默識而愛重其弟子沙泉頗自負不籍師名師遂掛
錫報先寺報先與佛慧咫尺之間故晨則持鉢午則聽

講夕則與同叅十餘人敷其義趣于是衆日漸益香積
不繼師陰禱于伽藍神曰倘吾與聖教有緣神其無怪
訶護移時有外道自雲間來施米百石自是報先之盛
過于佛慧開堂之日祇園命侍僧奉以衣拂師謝還之
辦香爲萬松拈出已而予身復徑山凌霄峯爲礙膺未
破又力叅三年一夕初夜跌坐豁爾心境冥會疑滯氷
釋乃躍然說偈曰千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宗風
雲嶽高岑棲隱處無言杲日普皆同趨禮萬松塔曰老
漢不我欺也自此道譽益隆學者輻輳四方交聘歲無

虛日開堂雪隱門庭巖峻無賴僧徹空天然輩睨視不
敢近竟以不測事誣師不終日事曰天然坐誣遁餘黨
笞死者二十人師南遊赤城外道歸化者不可勝紀台
郡敎乘之被實師始也闡玄談于大中庵三日庵災獨
師之丈室巋然無恙講圖覺疏鈔于法海地產白蓮華
紫芝生于厠五臺居士因匾其堂曰涌蓮師居東禪夜
夢文殊跨獅出乃遺獅乘空而去獅忽化爲童子師故
問曰爾方獅今童耶試開口童子啟頰口如丹硃師撫
其背曰爾猶獅也童曰師口何如師張口示之童躍入

咽師驚覺而汗且喜曰。文殊大智在我腹中矣。不數月。五臺陸公率衆命講華嚴大鈔。衆常千指。妙峯覺法師入室弟子也。逢宗四明弘天台教觀之道。以師闡賢首未諳台衡。故質六卽。蛭蟻之義。師曰。天台六卽。在行人迷悟之分耳。如我在名字。則十界皆名字。我證究竟。則十界皆究竟。若我蛭蟻十界皆蛭蟻也。非蛭蟻上別有六卽。覺曰。不然。天台六卽。不論世出世間。有情無情。物皆具隨舉一法。六卽在焉。何必以我迷悟觀彼優劣哉。師曰。聖人設教。誠爲汲引迷途。若云隨舉一法。六卽

在焉。是爲惟談世諦。成于戲論。學人何有哉。前五卽置弗論。如云究竟一究竟。則一切皆究竟。如金出鑛。似壁離璞。是故如來初成正覺。觀于九界。一切衆生。同時成佛。非惟九界正報全體遮那。則界依報。無非寂光。所以歎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相乃因妄想不自證得。豈非以我成佛。觀彼皆成佛。果如子言。其究竟蛭蟻永無成佛日矣。一切衆生。無一人發菩提心。所謂十法界。都爲一隊。無孔鐵鎚。若言究竟。蛭蟻容有成佛。如來何日復迷。而作衆生。金重爲鑛。失孰大覺曰。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究竟蛭蛭非是說也以其心體本具故

成方稱究竟一界既爾界界總然皆

何必以其成佛不成佛難耶師

蛭蛭也聞者無不高其論萬歷

囑以教乘事明年正月望後二

有八臘四十有六奈毘塔于經

釋無異兀來城沙氏子生而白

口十六遊金陵聽講法華嘆曰求

句哉遂禮五臺淨心通剃髮次參壽

上理卽色相已

界而論六卽自備

于去做一個究竟

秋告衆示疾諄諄

祥而逃世壽五十

衣重包葷酒不入于

仕我豈可循文逐

戲語弗契入關

五十一

